



唱給祖國

雁 翼

唱給祖國

雁 翼 著

重 庆 人 民 出 版 社

唱 給 祖 國

雁 翼

重 庆 人 民 出 版 社 出 版 (重 庆 嘉 陵 路 344 号)

重 庆 市 书 刊 出 版 业 营 业 許 可 証 出 字 第 1 号

重 庆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 四 川 省 新 华 书 店 重 庆 发 行 所 发 行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3 壹 字 数 52 千

1961 年 6 月 第 1 版 1962 年 2 月 第 2 次 印 刷

統 一 书 号: 10114·345 定 价: (7)0.37 元

印 数: 3,001—6,000 册

目 录

赶马人.....	(1)
高个子局长.....	(5)
非常会议.....	(8)
在井下休息的地方.....	(10)
在电瓶车路上.....	(12)
矿区的早晨.....	(15)
新来的矿工.....	(17)
“老不知足”.....	(19)
十二位老矿工.....	(24)
矿山特传单.....	(29)
写在矿井岩壁.....	(29)
写在风鑽上.....	(29)
写在掌子面.....	(30)
写在压缩机上.....	(31)
写在矿灯房.....	(31)
写在电溜子上.....	(32)
写在电瓶车上.....	(33)

写在風竈上.....	(34)
給祖國的歌.....	(36)
早晨抒情.....	(40)
頌十月一日.....	(43)
登峰了望.....	(45)
烏江，你告訴我.....	(47)
山城抒情.....	(56)
重鋼晚霞.....	(56)
朝天門碼頭.....	(57)
龍隱路上.....	(59)
山城的山.....	(60)
解放碑.....	(62)
民兵贊歌.....	(65)
復活的风凰.....	(74)
云里的笑声.....	(80)
放鴨姑娘.....	(82)
晨 曲.....	(84)
老藥农.....	(86)
魯西行.....	(89)
写在魯西平原.....	(89)
写在卫河大桥.....	(91)
戰战友.....	(92)
新的森林.....	(93)

赶 馬 人

馬呵，飞蹄奔跑，
馬呵，扬头嘶叫，
拉着一长串斗車，
奔馳在井下大道。

我們的守門人老赵，
滿嘴是老山东腔調，
一手拉繩，一手搖鞭，
长长的鬚鬚迎風飄飄，
过去曾赶着馬車，
走遍了祖国的大道，
拉着炮弹，拉着胜利，
赶走了多少个通宵。

馬呵，拉着一串斗車，
拉着煤炭，拉着珠宝，

拉着矿工的意志，
在社会主义大道上奔跑！

老赵曾跟着炮兵，
推翻反动的封建王朝，
以后，他离开了战马，
前来矿山报到；
从此他端着自动枪，
为祖国的矿山放哨。
老赵的岗位虽然变更，
爱马的老脾气却没有改掉，
下了班常去矿山的马棚，
转个一遭两遭。

马呵，飞蹄嘶叫，
老赵呵，吹着口哨，
“革命军人个个要牢记……”
永不忘老八路的曲调。

煤呵，高产再高产，
运输呵，跟不上需要，
老赵走进党委会：
“窍门呀，我已经找到。”

于是他拉过来一匹大马，
走进运输区报到：
“我老赵可不是改行，
运输兵复职来了。”

马呵，虽不是往日的战马，
老赵呵，可还是往日的老赵，
道路虽在深深的井下，
共产主义是不变的目标。

马呵，我的伙伴，
今日咱俩要工作在一道，
不要怕井下黑沉沉，
这和夜行军差不了多少，
不要惊电瓶列车的奔驰，
也不要怕风镐风钻和炸煤炮，
往日战地的运输工作，
比这要困难多了！

马呵，飞着神蹄，
马呵，扬头长嘶，
马拉列车和电瓶列车，
掀起了竞赛高潮。

馬呵，快拉快跑，
祖国呵，在等着煤焦，
炼出更多更多的鋼鐵，
去鋪設社会主义大道，
用鋼鐵支援农业机械化，
去加固那上天的金橋。

馬呵，飞蹄长嘯，
老赵呵，满脸欢笑……

一九六〇年五月十日——八月二十日于中梁山煤矿

高个子局长

头上頂着一盞矿灯，
手里握着一支風枪，
高个子局长走在井下，
走向他办公的地方。

长絨胶靴踢着石子，
那石子碰得鋼軌叮噹作响，
多么像当年走在魯西平原，
把蔣匪軍丟下的鋼盔踢向路旁。

井下这百条千条的巷道，
都留着他喜悅的目光，
正如那魯西平原的大路小路，
他都能閉着眼自由来往。

那时候他头包一块毛巾，

腰別一支手槍，
白天和貧農一起鋤地，
夜里睡在貧農的炕頭上。

和貧農商量如何打垮地主，
怎樣使土地多多產糧，
好支援人民解放軍，
早日消滅蔣匪幫。

十三年的時間已經過去，
區委書記變成了煤管局長，
光榮的傳統，光榮的作風，
又在礦井里面發光。

當我問起他有何感想，
他大笑著猛拍我的肩膀，
“請看鋼鐵大軍，
正鏖戰在第一綫上！”

“現在啊，也是打仗，
我正為鋼鐵大軍備糧。”
說罷他彎腰走進掌子面，
走進他辦公的地方……

多么像十三年前，
他弯腰走进貧农的草房，
他的風枪和矿工的風枪，
交响起大跃进时代的乐章。

一九六〇年夏于中梁山煤矿

非 常 会 議

几盞矿灯围成一个圆圈，
掌子里就是會議地点，
老矿工、队长、工程师，
把党委書記围在中間。

老矿工手拿碗大的煤块，
慢慢的放进藤帽里面，
“这煤块好比密封的炸药，
这藤帽好比灌水的炮眼！”

队长猛一掌打碎煤块：
“再不怕炮火把瓦斯引燃，
当兵时看見过炮弹在水里爆炸，
这办法准有效驗。”

工程师的眉毛展了两展，
“这真是解决高产的关键，

論學問是那麼高深，
想起來又這麼簡單！”

黨委書記點頭站起，
“好，咱們邊開會邊試驗！”
說罷他抓起風槍，
咚咚咚就打起炮眼。

兩個小時後一聲炮響，
煤塊伴着水花飛濺，
沒有煤塵，沒有硝煙，
產量從一百提高到一千。

黨委書記緊握老礦工的手，
又把工程師拉到跟前，
“這一炮真正的價值，
是黨的‘四同’政策的體現！”

非常會議到此結束，
從始至終才剛滿三點，
三小時得到的東西，
勝過了過去的三年。

一九六〇年夏于中梁山煤礦

在井下休息的地方

在井下休息的地方，
今天为什么这般鬧嚷？
矿工們从八方赶来，
像赴什么宴会一样。

原来是貿易店的經理，
装扮成井下貨郎，
推来了一車汽水，
担来了两桶酸梅湯。

矿工們私語了一陣，
閃光的玻璃杯握在手上，
“这真是大革新的时代，
冷飲店在井下开张！”

老炮手搶过来鋼匙，

“經理，讓我自動帮忙，
到处都把权力下放，
你为什么还一人独当！”

經理猛打开汽水的瓶塞，
銀色的浆液溅到脸上，
“大家都在为鋼而战，
我这个經理也自动改行！”

說的矿工們一陣大笑，
玻璃杯碰得叮噠作响：
“来，讓我們干杯！
为了祖国有更多的鋼！”

“来，讓我們干杯，
为了祖国的繁荣富强！”
在井下休息的地方，
今天的灯光特別明亮。

一九六〇年夏于中梁山煤矿

在电瓶列车上

在电瓶车司机的旁边，
坐着我们年老的矿长，
花白的眉毛挂满了煤沫，
身边靠着一根拐杖。

他望了望电表的长针，
又听了听钢轮的辘辘，
忽而扭头凝望着煤车，
他把运输的问题思量。

女司机扫了一眼矿长的假腿，
“矿长，你是在那里负的伤？”
“十年前蒋匪要进行破坏，
这条腿换来了这座煤矿！”

“那时候你也是一名矿工？”